

〔日本〕 宫本辉 著

泥水河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〔日本〕 宫本辉 著

泥水河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泥 水 河

〔日本〕 宫本辉 著

王玉琢 编选
陈喜儒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徐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44,000

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8300册

书号：10100·870 定价：1.10元

责任编辑 竺祖慈

序 言

宫本辉

此次在王玉琢先生、陈喜儒先生以及江苏人民出版社各位先生的努力下、拙作得以在中国翻译出版。对此我感到荣幸，同时也感到羞愧。因为收入这个集子里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很不成熟的，每当我重读它们时都在不断地反省着我自己。

《萤火河》是我二十七岁，《泥水河》是我二十八岁的作品。其后尽管几度推敲，终觉所描写的境界没能深化下去。

《夜樱》是我获芥川奖不久，即三十岁的时候看到一本杂志上的一棵巨樱的照片，冲动之下，一个晚上写成的。一个晚上挥笔而就，甚至没有去仔细推敲便把它公布于世，这除了说明我当时年轻气盛和不自量力，又岂有它哉。

《幻影》是在《夜樱》发表三个月后，在严重的咳喘和高烧中写成的。当时我两片肺叶的上部已经被结核菌所侵蚀，而我自己却没意识到已经患了重病。还是在《幻影》发表半年后，我才终于知道了自己是个肺结核患者。医生告诉我说，我胸中的病并非是一年或两年前发生的，而至少从四、五年前就已出现了。这时我才想起，我在写《萤火河》和《泥水河》时，之所以不断地咳，莫名其妙地疲倦乃至几次躺倒，其原因之所在了。

《蝴蝶》是在我养病一年后几乎痊愈时写的。所以从

《萤火河》到《泥水河》里所存在的“浮游之气”和《蝴蝶》里所表现的东西肯定有某种不同。当然，这种不同用我自己的眼睛是分辨不出的。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写成的，应该说这些生灵都是我繁衍的后代，是从我这尚未成熟的父亲这里得到生命的孩子们。尽管有些羞愧，我的孩子们如能受到伟大中国人民的欢迎，我将感到无比的欢欣和光荣。

我的作品集被译成中文，在中国出版，若能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，我将到我长眠于地下，生前十分热爱中国的父亲的墓前将此喜讯奉告于他，以慰他在九泉之灵。

借此机会我再一次向王玉琢先生、陈喜儒先生以及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于日本

（王玉琢 译）

长河奔向大海

——论宫本辉的小说创作

李 芒

作为一个外国文学工作者，经常渴望发现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，就仿佛泅泳于浩瀚的海洋，寻觅瑰丽的贝壳。有朝一日，果有所获，那种喜出望外的激动之情，真可以说是难以言状的。我第一次阅读宫本辉的小说《泥水河》（也译《泥之河》），就曾有过这种感情上的体验。

记得是1984年深秋，我在幽雅的香山饭店同宫本辉先生首次会面，共进晚餐，进行了愉快的叙谈。著名作家黑井千次先生和本书译者之一王玉琢同志也在座。当时，宫本辉将他的大作《群星的悲哀》和《锦绣》赠给我。《群星的悲哀》是1981年文艺春秋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，本书所收《蝴蝶》就是这个集子里的佳作。《锦绣》则是新潮社在1982年印迄的长篇小说。这之前，他在1977年7月发表的《泥水河》获得第十三届太宰治奖，接着又在当年10月发表《萤火河》，夺得七十七届芥川奖的桂冠。及至1981年《道顿堀河》问世，人们就把这三部以“河”为题材的作品称为“三河”了。

“河，只要不干涸，就一定会奔向大海。”宫本辉的“三河”，正如他自己所说，都奔向大海，奔向人民群众当中去，为他赢得了作家的地位和荣誉。综观“三河”之作，

固然均可称为优秀篇章，但最为引人入胜的依然是最早问世的《泥水河》。这部以大阪市的一条河为背景的作品，通过一个少年的眼睛，写出人生的悲欢离合，毫端纸上闪烁着对城市贫民的深挚同情，对几个少年的纯洁友谊及其善良心灵的赞美，揭示了那场罪恶的侵略战争为平民造成的灾难，读来感人肺腑。

小学二年级学生、八岁的信雄结识生活小木船上的姐弟二人银子和小喜，成为亲密的小朋友。三个人常常在一起玩，一次信雄陷在烂泥中弄脏腿脚，在小木船上，银子为他舀水冲洗。开面馆的爸爸告诉信雄：银子和小喜的父亲在战场上负伤而死，并嘱咐信雄晚上不要到船上去。后来信雄在船上看到银子的妈妈正同一个陌生的男人睡在一起。这时，天上的焰火大放异彩，人们正在庆祝节日，而小木船上的灯光却是昏暗的。最后，信雄的爸爸决定拍卖面馆，到外地去谋生；就在启程的前一天，信雄望见银子和小喜的小木船被一艘大船拖着驶向远方。这或许是他们妈妈的卖淫生涯给警察发现了，但作者没有明说。“河，只要不干涸，就一定会奔向大海”，即便浑浊如泥水的河，也是如此。那么，银子一家的小木船将被拖向什么地方呢？这就形象地酿成了一个悬念，引起读者的关心。

宫本辉在《锦绣》的附录中同老一代著名作家水上勉对谈时说：“人类追求的是希望，是梦想，是幸福”，并指责当代的日本文学“却正在走向相反的方向”；为此，他“想写要求向上的人们，想写为了生活下去而斗争的人们”。不用说，“三河”之作或多或少表现了宫本辉的这种愿望。诸如，《泥水河》的结尾，银子一家的小木船被警察的巡逻艇

拖过大桥下面时，信雄跑到桥上去，望见大鲤鱼跃出小木船尾的水面。大鲤鱼的跃出，象征着银子一家和所有贫苦人民对于人生的希望。《萤火河》侧重于描写少年少女间淡淡的爱慕之情和纯洁的友谊；最后是主要人物少年龙夫和少女英子等，去寻找萤火虫，终于达到了目的。点点萤火尽管微弱，分明也是他们未来生活的希望之光。

短篇小说《蝴蝶》所写的那位青年，以理发为业维持生活，却在专心致志地搜集和研究蝴蝶的标本。作者以淡淡的笔致描写那理发店并不经常开张，仿佛主人并不十分热心，却反衬出他执着于科学研究的意志。

宫本辉在《奇异的火花》中说：“正在我快步而行时，前面仿佛在黑暗中又闪烁着火花。加油，加油！我一边自言自语，一边快步奔向夜路的前方。”我们看到，这种火花也在或强或弱地照耀着他自己的作品，但并非直射，而是采取了折射的手法，用的是诗一般象征性的语言。

宫本辉认为，“不只是艺术，一切文化，今后都将分为两个方向”，“一个是希望，一个是虚无”^①。描写对希望、梦想和幸福的追求，给人以“明朗”的感觉^②，确实是宫本辉作品的基调。

中国和日本，自古以来文化交流频繁，关系密切，两国相似之处很多。但在不少方面也有很大差异，文学观不同，就是明显的例证。比如，中国自古就主张诗言志和文以载道，而日本文学则以抒情为主，鲜有言志之作^③。在日本文学中，

①《锦绣·附录》，新潮社1982年3月版。

②水上勉语，同上。

③铃木修次：《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》，东京书籍株式会社1978年版。

“激烈的怒吼”、“雄壮与崇高的风物与人事，殆无所见”^①。

从上述日本传统文学的实际情况出发，来观察宫本辉的作品，应该说，尽管他笔下的追求，主要还只是贫苦庶民在生活方面的奔波劳碌，对于爱情的渴望等，即所谓在“黑暗中”捕捉“火花”的精神，也必须给以充分肯定，特别是在“走向相反方向”的日本当代文学中，更是难能可贵的。

长河奔向大海，有的河流突进大洋深处，随着滔天巨浪奔腾咆哮；有的注入临岸的海湾，变成透迤的涟漪。我们已经知道，在日本的文学土壤上，前一种河流为数甚少，后一种河流往往居多。宫本辉的文学之河，目前虽然刚刚注入临岸的海湾，却已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，展现一面色彩斑斓的锦绣。如果允许我们进行想象的话，突进洪洋深处的河流，可能被巨浪卷回海湾，注入海湾的河流，也会突进大洋深处。宫本辉的文学之河，将流向哪里，就让他未来的作品和人生的大海来作证吧。

一九八六年一月·北京

^①吉田精一：《万有百科事典》第一卷《文学·日本文学·导言》，日本小学馆1977年版。

目 录

序言.....	宫本辉(1)
长河奔向大海	
——论宫本辉的小说创作.....	李 芒(1)
泥水河.....	王玉琢译(1)
萤火河.....	陈德文译(52)
蝴蝶.....	陈喜儒译(109)
夜樱.....	王玉琢译(123)
旗.....	陈喜儒译(138)
幻影.....	王玉琢译(151)
火.....	陈喜儒译(193)
生活逼迫他走上文学道路	
——记宫本辉.....	陈喜儒(207)

泥 水 河

堂岛川和土佐堀川汇合成一条河流，改名为安治川，流入大阪湾的一角。在河与河的交界处，分别架了三座桥，一座叫昭和桥，一座叫端建藏桥，还有一座叫舟津桥。

河面上漂着烂草、木板和腐烂的水果。在那土黄色水面的桥上，一辆破旧的电车慢腾腾地驶过。这一带虽叫安治川，实际上已属于海域。岸上挤满了船舶公司的仓库，停靠着无数货船。从它相反方向放眼望去，堂岛川和土佐堀川两岸一排排小小的民房，鳞次栉比，一直延续到河上游，和淀屋桥头北滨一带的楼房街道连成一条线。

住在这里的人们，并不觉得自己是生活在海边，他们处在河和桥的包围之中，电车的轰鸣和三轮汽车的噪音使得人们浑身发抖，哪里还谈得上有海边的风情呢。只是在大海涨潮时，海水逆流而上，在河岸上房屋的屋檐下起起伏伏，时而能闻到海水的咸味儿，人们这才意识到自己是住在海边的。

河面上拖轮拖着一艘艘大大小小的木船穿梭一般地来往。什么“川神丸”、“雷王丸”，听起来名字倒怪吓人的，实际上只是在那破旧的船身上涂了几层漆，可掩盖船主们的寒酸相罢了。船只每开到桥下时，船主就站在那狭小的船仓里，露出上半个身子，斜视着桥上那些钓鱼的人们。那些钓

鱼的人们，也只好慌忙地拉起钓鱼竿移到桥墩下去。

夏天，钓鱼的人们几乎都挤在昭和桥下。桥上装有拱形的栏杆，太阳从桥上直射下来，留下一块块荫凉。在那酷热的中午，钓鱼的人们蹲在荫凉处，放下钓鱼竿，久久耐心地等待着。当那些木船“嘭嘭”地喘叫着，撕裂河面上金色的光圈而过时，他们也只是茫然若失地眺望着。从昭和桥向对面望去，刚好能看得见土佐堀川上的端建藏桥，桥下有一个店号“杨柳”的面馆。

“我下月要买卡车了，把那匹马送给你，信雄！”

“真的？！真的给我吗？”
从饭馆门口透进来的阳光，在一个汉子的背后射下了一道光圈。那汉子每天总是过了正午时分赶着马车驶过端建藏桥，也总是按老规矩到“杨柳”面馆里坐下，打开自己带来的饭盒吃起来，然后吃一点刨冰便离去了。他吃饭的当儿，马车停在面馆门口。

信雄走到正在烤点心的父亲身边。

“爸爸，伯伯说要把那匹马送给我。”

母亲贞子一边往刨冰里加蜂蜜，一边看着这父子俩：

“你这爷儿俩，真不懂得什么叫开玩笑。”

一九五五年的大阪街头上，虽说汽车在急剧增加，但还有牵着马赶车的人。

“狗见了猫，八字还没一撇就认真起来了。他爹比信雄还认真呢，好象这会儿就要养起马来了似的。”

那赶车的汉子大笑了起来。

“真正不懂得开玩笑的倒是你妈妈！对吗，信雄？”丈夫晋平说着把一块点心塞到信雄手里。

“又叫我吃点心吗？我可不要。”信雄不满地瞪了父亲一眼，“给我点冰块！”

“不吃就拉倒。冰块也不给你。”父亲大声说。

信雄赶紧把点心塞到嘴里。他忽然想起母亲曾经说过：夏天天气热，光烤点心能卖得出去吗？

“这里可不是你的厕所呀！”

那匹马好象也习惯了，每到这家面馆门口总要便粪。贞子急忙赶了出去。

“每次给您添麻烦了，真对不起……”那赶车的汉子说着把信雄叫到自己的身边。

“我拨给你一半，去拿汤匙来。”

信雄坐在那汉子对面，两个人吃着一杯刨冰。信雄偷偷地看着那汉子脸上烧伤的伤痕。左耳朵仿佛被烧化了似地凝成一块儿了。他真想问问那汉子的耳朵怎么会弄成这样，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

“战后已经十年了，可我还在这大坂赶着马车！”

“你真的要买卡车吗”晋平坐在那汉子旁边问道。

“只能买辆半新的车，新车可买不起啊。”

“半新的车也是车呀，你可真能干。这样干下去，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。”

“能干的不是我，是那匹马。你稍微给他一点脸色看，它就乖乖地干活。”

晋平开了一瓶啤酒，放在那汉子面前说：

“我请客，敬您一杯，以表祝贺。”

那汉子连声道谢，高兴地喝起啤酒来。

“有了汽车，也别忘了我这个小面馆，记得开张时，您

还是第一个客人呢！”

“是啊，那是忘不了的。那时这儿还是一片废墟，到处都是砖头瓦片。”

那刨冰真凉，凉得信雄的脑门都痛。他把勺子放在嘴里，扭过身子，爸爸用手掌给他擦了擦嘴。

“那时，信雄还在娘肚子里呢。”贞子打扫着店门口，那汉子朝着她说。

“真是的，我们的交情可真不浅了……”

贞子又提着水桶出去，一边饮马一边和马说着什么。马饮水的声音和河上拖轮的喘息声都传进这小小的热闹的面馆里来。

“我这条命算得上是死里逃生好几次了。”

“是啊，真是闯过好几回鬼门关啦！那时的情景，至今我还记得清楚呢！当时周围一片漆黑，后来象是些蝴蝶在眼前飞舞，我急忙伸手去抓它，这才发现自己又复活了。我的脉搏整整有五分钟没有跳一下，我的长官抱住我说，你醒一醒，死了什么都完了。真是死里逃生啊！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，别说那些打仗的事了。”

“说说话，解个闷嘛。”

……

那汉子没说说完就高高兴兴地站起身来。“今天装得太重，能不能爬上舟津桥还很难说呢……”说着，就走了。

这是个酷热的中午，电车在吃力地爬行着。

“信雄，你几岁了？”

那汉子一边爱抚地看着自己的马，一边问信雄。

“八岁，上二年级了。”

“是吗？我家的小儿子才五岁。”

信雄背靠着木板门，目送着马车离去。

“信雄——！”

那汉子回过头来，喊了一声。他仿佛并不想说什么，只是随便喊了一声。信雄无意识地朝那汉子笑了笑。那汉子也笑了，他扯起缰绳，摇摇晃晃地赶着马车离去。那银色的缰绳在阳光下熠熠发光。

马车停在舟津桥桥头的坡道上，连试了好几次，都是在快要上去的最后一瞬间停了下来。拉车的马和赶车的汉子显得疲惫不堪，心里干着急。汽车、电车和行人都先后停了下来，堆挤在那里瞅着那汉子和马车。

“驾——！”

随着那汉子的又一声吆喝，那马蹬紧了四蹄，用尽了浑身力气。那褐色的身体，鼓起了一块块肉瘤，那肉瘤在炽热的阳光照射下，激烈地抖动着。汗水从背上流到肚皮，又从肚皮滴落在地面上。

“你分两次运过桥不行吗？”

晋平从远处喊了一声。那汉子向晋平摇了摇手，便绕到马车后边，用肩膀扛着后车板，准备助马一臂之力。

“驾——！”

马蹄子在那炽热溶化了的柏油路面上打滑。

突然，那装着破铜烂铁的马车渐渐往后倒退，因为马蹄打滑，使不上力气，车子突然滑了下来，那汉子倒下了，被压在车底下。沉重的车轮子从他身上辗过。

晋平见此情景赶忙向那汉子跑过去。他跑了几步，又突然扭头冲进屋里，挂电话叫了急救车。

“信雄，你可别过去看啊！”贞子从二楼向儿子喊道，边喊边跑了下来。

“没死吧？啊，不要紧吧？”她哽咽着问道。

“信雄，你回家呆着！”她对站在门口的儿子说。信雄没有动。

晋平跑进厨房把放在墙角落里的一张凉席抱了来，盖在那汉子身上。信雄蹲在门口向阳的地方，向桥上看去。那张花凉席在灼热的柏油马路上，格外显眼。那凉席底下流出来的血，慢慢地流向舟津桥边。不一会儿，这儿便筑起了一堵人墙，把什么都挡住了。

“真是太可怜了。大概喝酒喝得厉害了吧。信雄，弄点水饮马。”晋平打了一桶水，信雄双手提起水桶，穿过马路，来到马身边。那马嘴边流出了一堆象米粉汤似的粘液，喘着粗气。它用那充血的眼睛看了看信雄，又看了看桶里的水，可并没有喝，接着便把视线转向了躺在凉席下的主人。

“它不喝水。”信雄跑到父亲跟前说。

“它大概也很痛苦。”晋平不住地擦着汗，说道，“唉，它也许认为是自己杀死了主人……”

“那马要死啦，爸爸，那马要死啦！”信雄非常难过，蹲在父亲的膝边哭着喊了起来。

“没办法啊，孩子！爸爸也没什么办法啊。”

后来，那马不知被牵到哪儿去了。只有那辆破车一连好几天一直放在桥头上。

在被雨淋得透湿的那辆破车旁，一个小孩没打雨伞，冒雨伫立在那里。那破车盖着草席子，车上的那些破铜烂铁几

天来根本无人过问。

台风快来临了。人们都钉好了窗户，躲在屋里。风夹着雨扑了过来，乱草和破木板儿在街上乱飞乱滚。

信雄把二楼的窗户掀开一条缝，偷偷地瞅着那站在车边的少年。这样地偷看别人的活动他还是第一次。在这既无人影，又无车辆的灰蒙蒙的马路上，那被大风吹舞着的柳树枝条，象是要把这位立在路旁的少年卷进去似的。

信雄背着父母，悄悄地走下楼来，溜出门外。他向那少年走去。也不知为什么，他顾不得风吹雨淋，好象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，径直走过去。

在离那少年两、三步远的地方，信雄停住了脚步，也象那少年一样，伫立在那儿。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！”自己也吃了一惊，没想到声音会那么大。

少年猛地回过头来，脸上满是雨珠子。他凝视着信雄，接着顽皮地一笑说道：

“这些铁块，能卖好多钱吧。”

信雄明白了，原来，那少年真的想要偷这些烂铁。他又大喊了一声：“不行！这是人家的东西，怎么能偷呢？”他知道，这是那死去的赶车汉子视为命根子的货物。

“我知道。我不偷……”说着那少年挤了挤眼睛，对信雄又笑了一笑。信雄当然不放心，一直盯着他。

远处传来货船的汽笛声，正在这时，雨也突然下大了，在那倾盆大雨中，信雄瞅了瞅那少年的脸。那孩子大大的眼睛，挺招人喜欢，那厚厚的嘴唇半张着，露出一排小白牙。

“这些铁，是那赶车的老伯伯的吧？”

“嗯……是的。”